

夜光杯



成都西门外,有一座建在地上的皇陵。这座有千年历史的陵墓,是五代十国时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墓,史称永陵。为区别于清永陵,又称王建永陵。

二十多年前,我的同学李伟(原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)曾陪我去过。印象中有一扇镶嵌铁钉的大红宫门,游人稀少,乏善可陈。听说以前这里是个没有人管理的乱土堆,毫无皇陵之尊。

今天的永陵,早已没有了陵的肃穆。茶寮酒肆,市声喧嚣,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。坐在茶楼上,瞭望永陵,真有举盞邀王建的遐思。

永陵真的很奇特。它是一个地穴式建筑,陵冢九层,地下四层,地上五层。地宫呈纵列式券拱顶。券拱应为罗马建筑特色,何以成为永陵结构?甚奇。陵墓是内石外砖的砖石构造。平面布局分成前、中、后三室,全长23米多,最宽处6米,最高处6米。

棺床在中室,上置棺椁。按周礼规格,五重棺椁。棺床四周雕刻有“二十四伎乐”浮雕像,以及十

二位抬棺力士半身圆雕像。这是永陵文物、艺术价值的精美所在。

二十四位乐伎有击正鼓、齐鼓、羯鼓、答鼓鼓的,也有吹箫、吹笙、吹贝、吹叶的。辅以琵琶、箜篌、舞伎者中有的旋出雄健的健舞,有的曳出轻盈的软舞。

1940年,抗战时挖防空洞才发现此墓。后经当时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证实,这是王建的永陵。原先陵园神道两旁的石幢、石人、石马等早已荡然无存。此墓在永陵早年即被盗窃,王建遗骨及随葬的金银珠宝也不见踪影,只剩一些石雕、铜饰和券额上残存的彩画。历经千年风雨,彩画依然色彩鲜艳,可知当年地宫是何等的华丽、辉煌。

唐末黄巢义军进攻长安。依惯例,唐僖宗向四川逃跑。王建因保驾有功,升任刺史。后攻占成都,称帝建国,史称前蜀。王建父子踞蜀35年,其时战乱甚少,文化兴盛,人文荟萃,所以王建墓中留下了不少艺术珍品。除了51筒的“哀册”,更有王建的

古往今来,每逢天寒地冻、白雪压顶,即是围炉、煮酒、忆旧时机,更引无数诗人借酒聚友抒怀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:“绿蚁新焙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为人熟知。这虽是诗人晚年隐居洛阳思念旧人之作,却真实还原了大雪将至,以新酒待客的文人习气。此新酒,按出酒日期推断,应为家酿米酒,这又多了一层迎客到家,欢聚一堂的意思。室内用红泥烧制的烫酒小火炉已准备就绪,阵阵酒香传来,高朋入座,开怀痛饮,可见诗人与刘十九的情谊非同一般。并非巧合,白居易另有一首《雪中酒熟欲携访吴监先寄此诗》,也有一句“新雪对新酒,忆同倾一杯”,虽不如《问刘十九》有名,却也无法不说,他借助雪中饮酒,成就了感人肺腑的情谊。

被誉为明末小品圣手的张岱,在《陶庵梦忆》中的名篇《湖心亭看雪》记载:“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……到亭上,有两人铺毡对坐,一童子烧酒炉正沸……”于是应邀欣然对酌。对雪中此等景象,文中舟子有言: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言之凿凿,刻画了江山披雪时,作者与对酌之人的浪漫情怀。且不说作者是否有孤高自许之意,至少又一次道出了雪中饮酒之乐和令人无法忘怀的瞬间。张岱这一笔,极具诗情画意,对后人影响很大。对此,或许我们还应汲取并非文人专属的不拘常规的雪中情趣。

冬日饮酒,虽不必“山外斜阳湖外雪”,倒也需“月下看梅”的心情,以助酒兴。数年前,趁腊梅盛开,我与几位文友游无锡梅园,在念劬塔居高临下俯瞰梅园,又在一株老梅下围坐,历数腊梅之高下,又如同“梅妻鹤子”还有否。不知谁竟拿出一瓶金枫黄酒,用纸杯分享,腊梅清香和酒香混合,不绝如缕的情谊与此刻分享的心情并在,如曲水流觞,绵绵不绝,酒尽意在。不光饮酒,要酿得好酒,也必是冬酿。从立冬至来年立春,是黄酒投料发酵最好时机,明末的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说:“冬至,水旺。”意为冬天是水质最美好的季节。古有“三酒”之说:事酒、昔酒、清酒。因事而临时酿造的酒为“事酒”;“昔酒”为冬酿春熟之酒;“清酒”则冬酿夏熟,色清而味浓。在清朝中叶前,甚至民国时期,当时最好黄酒中,有河北沧州酒份额。明末清初的文豪钱谦益曾写下大量诗文书赞,“今我南还又早秋,也沽酒下沧州”“杯酒劝君成一笑,长瓶那得更沧州”云云。寒冷的北地,曾是生产黄酒重镇,这与古代饮酒之诗大量产生于北方不谋而合。

雪中饮酒

冯强

古往今来,每逢天寒地冻、白雪压顶,即是围炉、煮酒、忆旧时机,更引无数诗人借酒聚友抒怀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:“绿蚁新焙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为人熟知。这虽是诗人晚年隐居洛阳思念旧人之作,却真实还原了大雪将至,以新酒待客的文人习气。此新酒,按出酒日期推断,应为家酿米酒,这又多了一层迎客到家,欢聚一堂的意思。室内用红泥烧制的烫酒小火炉已准备就绪,阵阵酒香传来,高朋入座,开怀痛饮,可见诗人与刘十九的情谊非同一般。并非巧合,白居易另有一首《雪中酒熟欲携访吴监先寄此诗》,也有一句“新雪对新酒,忆同倾一杯”,虽不如《问刘十九》有名,却也无法不说,他借助雪中饮酒,成就了感人肺腑的情谊。

被誉为明末小品圣手的张岱,在《陶庵梦忆》中的名篇《湖心亭看雪》记载:“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……到亭上,有两人铺毡对坐,一童子烧酒炉正沸……”于是应邀欣然对酌。对雪中此等景象,文中舟子有言: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言之凿凿,刻画了江山披雪时,作者与对酌之人的浪漫情怀。且不说作者是否有孤高自许之意,至少又一次道出了雪中饮酒之乐和令人无法忘怀的瞬间。张岱这一笔,极具诗情画意,对后人影响很大。对此,或许我们还应汲取并非文人专属的不拘常规的雪中情趣。

冬日饮酒,虽不必“山外斜阳湖外雪”,倒也需“月下看梅”的心情,以助酒兴。数年前,趁腊梅盛开,我与几位文友游无锡梅园,在念劬塔居高临下俯瞰梅园,又在一株老梅下围坐,历数腊梅之高下,又如同“梅妻鹤子”还有否。不知谁竟拿出一瓶金枫黄酒,用纸杯分享,腊梅清香和酒香混合,不绝如缕的情谊与此刻分享的心情并在,如曲水流觞,绵绵不绝,酒尽意在。不光饮酒,要酿得好酒,也必是冬酿。从立冬至来年立春,是黄酒投料发酵最好时机,明末的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说:“冬至,水旺。”意为冬天是水质最美好的季节。古有“三酒”之说:事酒、昔酒、清酒。因事而临时酿造的酒为“事酒”;“昔酒”为冬酿春熟之酒;“清酒”则冬酿夏熟,色清而味浓。在清朝中叶前,甚至民国时期,当时最好黄酒中,有河北沧州酒份额。明末清初的文豪钱谦益曾写下大量诗文书赞,“今我南还又早秋,也沽酒下沧州”“杯酒劝君成一笑,长瓶那得更沧州”云云。寒冷的北地,曾是生产黄酒重镇,这与古代饮酒之诗大量产生于北方不谋而合。

简单的概念:93公里有多远?上海静安寺到苏州寒山寺的距离;130公里有多远?上海站到无锡站的距离。这段路可以坐汽车,可以乘火车,而上海静安骑游队一群中老年人,每周骑自行车作一次长距离骑游,一年四季,无论寒暑,坚持了十几年。他们骑遍上海周边城镇,而且无数次,依然乐此不疲。长距离骑行运动一如广场舞、健身操,门槛很低。许多中老年人都在骑车锻炼,穿着未必光鲜,看上去不算优雅,靠着一辆足够好的变速车,一颗不肯安分的心,足矣。

单说这静安骑游队内,骑车闯过三关六码头的比比皆是,近的,去过安徽浙江山道,爱上爬坡,离开国道,绕一圈太湖,或是翻山越岭踏过安徽三条天路;远的,则结伴或独行地骑

健康

结伴或独行地骑

七套玉大带,精美绝伦。

除了成都永陵,国内还有清永陵、西魏文帝永陵(在陕西富平县)。成都永陵为国家重点文物,富平永陵为省重点文物。有一个民间传说,文帝安葬时,平原公主送葬,不幸暴死陵前,即陪葬陵侧。当地乡俗由此认为,姐妹为兄弟送葬是不吉利的。

永陵据说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地上皇陵。

自古中国帝王对身后事是非常不自信的,怕后人盗墓,甚至怕后人鞭尸。于是才有了厚葬深埋的传统。汉代的“黄肠题凑”葬式,那简直是让盗墓者无从下手,知难而退。最典型的应该是曹操的“七十二疑冢”。据考古学家证实,曹操疑冢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,不止七十二座,实为一百三十四座。七十二乃一个概数。

迷魂阵摆到这步田地,也够荒诞的了。活着是奸雄,死了也诡诈。

那么,王建的陵墓为什么要建在地上呢?布达拉宫灵塔殿因为有藏传佛教这一“政教合一”的特点罩着。王建丝毫不具备这个条件。那他是怎么想的呢?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
再三细思这前蜀皇帝的幼时经历,乃屠户、盗驴、贩私盐的“贼王八”(排行老八)之徒。以蠹测海,以管窥天,以锥刺地,格局不亦小乎。以藿食者之身享肉食者之名。我也算是想多了。

与这前蜀皇帝王建同名同姓的,还有一位唐朝诗人王建。他们同辈人,诗人王建略长,进士、大臣。他有一首诗,妇孺皆知:“三日

人厨下,洗手做羹汤。未谙姑食性,先遣小姑尝。”两个王建,都是河南人。

与武侯祠、杜甫草堂、望江楼相比,永陵在成都的名声不大。唯一可以称道之处,就是它是一座地上皇陵。有的人尸未腐名已朽,有的人墓木拱矣,尤可感叹。

永陵,让王建驻足人间。于千年历史或许是柏梁余材、武昌剩竹,毕竟差堪告慰,也算应景。

永陵石床四周那“二十四伎乐”群雕,仿佛一个古代的交响乐队。目睹此景,耳畔响起“锦城丝管日纷纷,半入江风半入云。”的繁弦妙音。

一向自信的我,这回捡一个教训。前不久锁骨部分胀痛,以为是风寒所致,贴一张膏药,对我这样的金刚不坏身来说,简直小菜一碟。但是接着背部又整个胀痛,气短,无力。朋友懂医学,劝我去拍个片子,看看肝胆部位是否闹事。我的老伴赶紧陪同我到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挂老年科,第一关就是做心电图。没料做完刚下床,就被“逮住”:

“您先别走,不要到处走动,就站在这儿等候。”一会来了两名护士,对我说:“您已确诊。”扶着我下楼,到抢救室。

风云骤变,金刚不坏身处在生命的风口浪尖上,我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。那闪闪发亮的柳叶刀下,曾经不知有多少下不了台的死鬼。我这回万一下不了台,没有别的路可走,现在有什么准备?

我躺在手术台上,静候柳叶刀光临,此时无书可读,也不可以读书,那像什么话?我只有默默背诵我喜爱的并读过的书。

想到林妹妹可能也是死于心脏病,我一直怀疑林妹妹的心脏病属于哪种类型,可能不是心肌梗死,速效救心丸解决不了问题。她留下遗诗一首:“花魂鸟魂总难留,鸟自无言花自羞。愿依胁下生双翼,随花飞到天尽头。天尽头,何处有香丘?未若锦囊收艳骨,一杯净土掩风流。”真是可怜!

又想起作家梅苑到巴黎专程来凭吊过缪塞,她写道:“……一片柔弱的光洒在缪塞的墓上,也同时撒在我的身上。墓上缪塞的塑像是这

样地予人好感。从整个坟墓的设计和装饰,可以看出法国是如何喜爱他们的这位诗人。缪塞在四十七岁便去世了,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是一个令人悲痛的年龄。坟墓的周围用小小的栏杆围着,墓前是一株四季常青的柏树,墓后是一株柔弱的杨柳,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,这就是缪塞。”(梅苑《人海巴黎》)

缪塞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很值得

思考的问题:多少人匆匆作别这个世界的同时,他们的肉体的外膜裹挟着的一些美好的思想、人格、智慧,也随之殒失。在此之前,这些美好的东西曾向这个世界努力地发出它的光亮。

有的人诗名盖世,是因为他们作品的艺术力量征服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;而有的星辰,由于种种原因,如在人们的视线之外,或者被星的光河所淹没,但当这颗星辰划破长空时,那闪光的除了他们的作品,也包括他们人生的全部——带瑕的玉,仍不失为玉。

这种手术室静寂中,我却能听到振翅搏击的响声,看到那神秘火炬的灰拂熄了虚假的光亮,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,感受到爱的哲理,使心灵得到净化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,我仍然躺着,

判断书法美不美,究竟有没有标准?古人眼中的书法,是有严格标准的:我国最早的书法理论家蔡邕说:“夫书肇于自然,自然既立,阴阳生焉;阴阳既生,形势出矣。”“为书之体,须如其形,若望若行,若飞若动,若往若来,若卧若起……纵横有象者,方得谓之书矣。”李冰阳曰:“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,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,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,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,于鱼虫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。”显然古人认为大自然是书法形神动态之美的源泉,万物之状者,才称得上是书法,才能使书法获得美感,达到高妙的境界。

古人还有一种审美标准。钟繇云:“笔迹者界也,流美者人也。”孙过庭云:“凛之以风神,温之以妍润,鼓之以枯劲,和之以闲雅,故可达其性情,形其哀乐。”刘熙载云:“书者如也,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,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这种观点显然与前者不同,认为书者的情感学养才是书法美的源泉,书法是书者内心

也有持相融观点的。如周星莲云:“写,置也,输也。置者,置物之形;输者,输我之心。”显然他认为书法之美,既取法大自然,又来自书者的内心世界。

由于书法的风貌不同,古人又有不同的审美取向: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欣赏规范、严正的中和之美;以老庄为表

的道家则青睐简淡、率真的自然之美;而禅宗却钟情虚静、灵性之美。

千百年来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无有定论。难怪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张怀瓘感慨道:“考无说而究情,察无形而得相……何其不有,何怪不储。无物之象,藏之于密,静而求之或存,躁而索之或失,虽明目谛察而不见,长策策逼而不知……”可见中国书法玄啊!什么都有,又什么都无,什么都不肯定,又什么都不否定。

对于古人的观点,今人看法不一:反对者认为,书法仅是汉字的书写艺术,它与大自然和人的情感毫无关系,谈不上再现大自然之美和表达书者的内心感情。人们在欣赏书法时产生的情感,只是从书写内容和书法形态中产生的联想,线条本身是不具备某种感情的。古人的审美思想已不能解释现代人的流行艺术,传统美学已陷入巨大的审美困境,必须废墟,重建审美体系;赞同者认为,古人的审美观是经过历史检验的,是先哲智慧的结晶,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我们应敬爱它保护它传承它,而不是抛弃它否定它。

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。而我的看法是,对古人书法审美观的争论,也许永远得不出统一的完美的结论,因为书法是一种哲学,哲学不是教条的结论,哲学是一种不断地思考,没有最终答案。

是啊,同样一瓶可乐,在小卖部只卖三元,在五星级酒店

的卖价却是十六元。医生把自己的工作只当作是一罐可乐,放在哪里,也不过就是可乐。在世俗的眼光里,“身价”是不能证明成就和能力的,只有踏踏实实成就自己,充实自己,才有真正的价值。

是的,感伤已经走远。十指连心,让我得到了一个教训,心脏问题,运用造影医术,在右手得到解决,我得感谢自己的右手,为了挽救心脏,它作出了无私的奉献!同样,当它受伤时,最感疼痛的也是自己的心。这用在医院心内科的医护人员身上,不是十分贴切么!

(写于出院十天后)

十指连心

刘克定

思考的问题:多少人匆匆作别这个世界的同时,他们的肉体的外膜裹挟着的一些美好的思想、人格、智慧,也随之殒失。在此之前,这些美好的东西曾向这个世界努力地发出它的光亮。

有的人诗名盖世,是因为他们作品的艺术力量征服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;而有的星辰,由于种种原因,如在人们的视线之外,或者被星的光河所淹没,但当这颗星辰划破长空时,那闪光的除了他们的作品,也包括他们人生的全部——带瑕的玉,仍不失为玉。

这种手术室静寂中,我却能听到振翅搏击的响声,看到那神秘火炬的灰拂熄了虚假的光亮,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,感受到爱的哲理,使心灵得到净化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,我仍然躺着,

判断书法美不美,究竟有没有标准?古人眼中的书法,是有严格标准的:我国最早的书法理论家蔡邕说:“夫书肇于自然,自然既立,阴阳生焉;阴阳既生,形势出矣。”“为书之体,须如其形,若望若行,若飞若动,若往若来,若卧若起……纵横有象者,方得谓之书矣。”李冰阳曰:“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,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,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,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,于鱼虫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。”显然古人认为大自然是书法形神动态之美的源泉,万物之状者,才称得上是书法,才能使书法获得美感,达到高妙的境界。

古人还有一种审美标准。钟繇云:“笔迹者界也,流美者人也。”孙过庭云:“凛之以风神,温之以妍润,鼓之以枯劲,和之以闲雅,故可达其性情,形其哀乐。”刘熙载云:“书者如也,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,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这种观点显然与前者不同,认为书者的情感学养才是书法美的源泉,书法是书者内心

也有持相融观点的。如周星莲云:“写,置也,输也。置者,置物之形;输者,输我之心。”显然他认为书法之美,既取法大自然,又来自书者的内心世界。

由于书法的风貌不同,古人又有不同的审美取向: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欣赏规范、严正的中和之美;以老庄为表

的道家则青睐简淡、率真的自然之美;而禅宗却钟情虚静、灵性之美。

千百年来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无有定论。难怪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张怀瓘感慨道:“考无说而究情,察无形而得相……何其不有,何怪不储。无物之象,藏之于密,静而求之或存,躁而索之或失,虽明目谛察而不见,长策策逼而不知……”可见中国书法玄啊!什么都有,又什么都无,什么都不肯定,又什么都不否定。

对于古人的观点,今人看法不一:反对者认为,书法仅是汉字的书写艺术,它与大自然和人的情感毫无关系,谈不上再现大自然之美和表达书者的内心感情。人们在欣赏书法时产生的情感,只是从书写内容和书法形态中产生的联想,线条本身是不具备某种感情的。古人的审美思想已不能解释现代人的流行艺术,传统美学已陷入巨大的审美困境,必须废墟,重建审美体系;赞同者认为,古人的审美观是经过历史检验的,是先哲智慧的结晶,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我们应敬爱它保护它传承它,而不是抛弃它否定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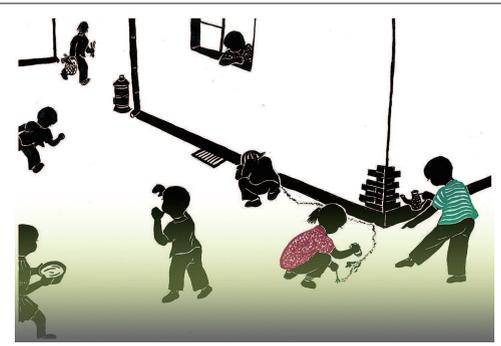
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。而我的看法是,对古人书法审美观的争论,也许永远得不出统一的完美的结论,因为书法是一种哲学,哲学不是教条的结论,哲学是一种不断地思考,没有最终答案。

业集团观赏,听一位洋博士

小姐姐讲养生之道。那博士知道跟这帮好动中老年人讲静养,路子不对,于是讲自行车路线选择、变换不适应的新鲜道路、尽量用左手做事、将自家自行车工具不断地变换放置位置等,还作手指操示范:不看手指,用两手指指搭演示各种数字运算。最后一项活动,拿一只大口袋,到大棚里采摘有机蔬菜,尽管采,以至于回程路上,骑游队看上去像采购队。

中老年人骑行不难,谁都可以试试。真要问骑车最难的是什么?不是体能,不是年龄,不是性别,不是可不可去做,而是自信。最难的是克服长途孤寂,在不断起伏的坡道上,在僻静无人山路上,在荒凉的戈壁沙漠公路上,形单影只地骑车时,依然需要坚持向前,这才是最难的。要不,你也试试?

七夕会



看蚂蚁搬家 (剪影) 李建国



边看边聊